

古今圖書集成

中国学术类编

职方典
九
(廿九)

職方典九

各部部名上所冠數字係在本典之原部次
各部部名下所附數字係在本典統編頁次之起頁

一四三 湖廣總部〔下〕

一五五 衡州府部 二二三〇七

一五八 永州府部 二二五八七

一六一 廣東總部 二二八〇三

一六二 廣州府部 二二八三三

一六五 惠州府部 二二二〇三

一六八 高州府部 二二四〇〇

一七一 琼州府部 二二五六四

一七四 廣東猺獞蠻獠部 二二七四〇

一五六 常德府部 二二四三四
一五九 靖州部 二二七二三

一五七 辰州府部 二二五一三
一六〇 郴州部 二二七四九

一六三 韶州府部 二二九九七
一六六 潮州府部 二二二八一

一六九 廉州府部 二二四五二
一七二 羅定州部 二二六七五

一七三 廣東黎人岐人部 二二七一三

至深遠皆鍾乳凝結成象玲瓏穿虛或乘空下垂或從地突起世之所有無一闕者色多黃白罕有青碧予嘗覽夫載精石之特出者古今紀錄往往過實已見者謁於咨嗟未見者發於夢想彼一端之善尚爾是巖兼善而有餘宜如之何九華爲天地間尤物豈惟成得名耶說者顧未見黃與之巖耳予伯仲歸索懷袖得小石之佳者千百計置諸几席以追配惟石供之萬一云時裕興元年嘉年前五日記

捕學記

張栻

維三代之學至周而大備自天子之國都以及于鄉黨莫不有則又申之以孝弟之義爲之冠婚喪祭之法春秋釋菜與夫鄉飲酒養老之禮其耳目手足肌膚之會筋骸之束無不由于學在上則司徒總其事樂正崇其教下而鄉黨亦莫不有師其教養之也密故其成才也易士生斯時藏修遊息於其間誦其言而知其味玩其文而會其理德業之進日引月長自宜然也於是自解論其行而升之司徒司徒又論之而升之國庠大學正則察其成以告於王定其論而審之也因其才之小大蓋有一居其官至於終身不易者士修其身而已非有求于君也身修而君舉之耳夫然故禮義與行人才衆多風俗淳厚至於頌白者不負戴於道路而王道成矣國朝之學視漢唐爲盛郡縣皆得置學郡有教授以掌治之部刺史守令佐又得兼領其事亦既重矣而士之居焉者大抵擇鄉賢爲文辭以求應有司之程耳嗟乎是豈國家所望于多士之重哉雖教養之法疑若未盡復古然為士者豈可不思其所以爲士者是果何事哉抑故有

學迫於城隅知州事薛清博遷利州才廩尉教授吳益始議遷改因得首尾廢宮地江在前高明爽垲乃徙而一新之郡之士相與勸率以助貢役甫逾時而迄成焉來屬杖駁有以記栻雖先王之於學所以勤勤懇懃若飲食起居不可須臾離者誠以正心修身齊家治國以至於天下未有不須學而成者實生民之大命而王道之本源也然而學以何爲要乎孟子論三代之學一言蔽之曰皆所以明人倫也大哉言乎人之大倫天所教也隣夷于民誰獨無是性哉孩提之童莫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莫不知敬其兄而夫婦朋友之間君臣父子之際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莫不有則又申之以孝弟之義爲之冠婚喪祭之法春秋釋菜與夫鄉飲酒養老之禮其耳目手足肌膚之會筋骸之束無不由于學在上則司徒總其事樂正崇其教下而鄉黨亦莫不有師其教養之也密故其成才也易士生斯時藏修遊息於其間誦其言而知其味玩其文而會其理德業之進日引月長自宜然也於是自解論其行而升之司徒司徒又論之而升之國庠大學正則察其成以告於王定其論而審之也因其才之小大蓋有一居其官至於終身不易者士修其身而已非有求于君也身修而君舉之耳夫然故禮義與行人才衆多風俗淳厚至於頌白者不負戴於道路而王道成矣國朝之學視漢唐爲盛郡縣皆得置學郡有教授以掌治之部刺史守令佐又得兼領其事亦既重矣而士之居焉者大抵擇鄉賢爲文辭以求應有司之程耳嗟乎是豈國家所望于多士之重哉雖教養之法疑若未盡復古然為士者豈可不思其所以爲士者是果何事哉抑故有

皆經薦授士勸其業既達學宮異時闡爭攀援奮力信費之習驟然爲變忠敬撫贊尊君親上之風蔚然而興廢訴稱閭閻甚屢空旦晝爲永甯審辦會之事僅費數刻吳侯策勤文史優於里居間則余發泉石之祕猶得歌詠以致其適自謂茲士之樂中州殆不如也方其始至解除煩苛布宣天子德意爲條教以曉其父兄與學校以育其子弟而其民歌舞歸隱同心易弟唯恐居後會不淹久而效見明著報若此然則致治殊化機莫有易於此矣雖然周道之行確黎好篤武夫之節優於干城遊女之操穎於喬木忠厚純樸治於庶類致彼行革牛羊勿踐履當此之時民日遷善遺惡而不知爲之者如雍容康莊而忘其夷慢游夏屋而忘其安也及道之委工渠漫竭網弛偷斂徵訛而干戈起民墮望夷由是伯關送與異端竝作微其困起屢至而歸之若出荆棘而蹈邪蹊脫泥淖而攀芙蓉至於傳會吳鄉以自慕倚高華樂私不知犯極則其爲刑戮邊境亦益深矣嘗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弗由蓋得非彼民哉吳侯其亦有憂

宜章僉學記

陸九淵

郴處嶺爲湖南徼章又郴之南徼其民宜淳厚忠朴頑蒙悍勁而不能爲許歎不才之更不能無循其民又重侵漁之民不堪命則應之以不肖其勢也夫者不負戴於道路而王道成矣國朝之學視漢唐爲盛郡縣皆得置學郡有教授以掌治之部刺史守令佐又得兼領其事亦既重矣而士之居焉者大抵擇鄉賢爲文辭以求應有司之程耳嗟乎是豈國家所望于多士之重哉雖教養之法疑若未盡復古然為士者豈可不思其所以爲士者是果何事哉抑故有

於是半僕夫効駕必命所之千里雖遠首塗發翻燕
越可辨此學之與敢問向所爲詞章從事物屋今所
未竟苟志於道是安能害之哉所欲有甚於生所惡
有甚於死是心之存上帝臨汝先民垂綱昭若日星
俾其佔俾覆用敵之責有在矣夫不遠千里屬記於
余而豈徒哉三晉分屬齊秦帝衍儀軒伏試說士蜂
起兵強國富是爲良臣功利之智入於骨髓楊朱愚
鴻告子許行之徒又各以其說而誣之帝降之東芽
塞甚矣自舉者既不足與有言而自舉者又曰吾身
能居仁由義故孟子道性善發四端曰人之有是而
自謂不能者自欺者也謂其君不能者欺其君者也
唐韓愈謂都當中州清淑之氣純粹扶輿磅礴而鬱
積必有魁首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而今而後吾有
望於宜章矣

宜章縣水石記

吳鑑

始余來宜章希盜訟足於蒸閒而寡僚友無與遊陪
書研舊傳之倦時思賞珠水石是為考圖志訪故老
得石質於造觀景星之東怪石林立妍麗異態石林
之巖有巖峰然穹堂庫戶離案坤屬其趾雙全左儒
右武規爲澗池衍之修渠渠以辟長泉以延月於夏
秋最宜得泉潤於寶相佛寺之北山斷川開石亂水
急東盤激險如峽如鏡亦有雙泉潔發橫貫人者井
甃天者鍛留井泉於鳴洞流鼓答冰夜以忘寐陟巖
屢洞意未足也又他日沿澗崎見崖壁是有異焉奇
峯巧巒誰剖其半屏植圓張宣負爲亭側西片碧蟠
欲奪翠遠攀舒掌近睨擁扇亟平肪潤可書可刊余
心蓋屬厭焉久之有驥以異燒告者迨夫強往上嚴

俯入乘爍數里無奇下巖揭石千鉤得路橫厓其中
三之縱入九之規刻炬前神工鬼力潛流允溢旋歸
嵌隱黝然幽深疑宅異物稍前近陽因抵爲臺湜湜
其周六七月之間寒氣凜然屢歎有是尤物幾失之
也嗚呼仁智帶壽勤樂聖人詎專夫耳目哉或謂昭
幽展闊忘彼沉鬱若披奇擢勝陶暢自娛者淺乎其
取於山水也於是首得之巖命之以蒙上巖下泉蒙
之象也厥終在初蒙之義也未得之巖命之以民兩
巖兼重民之衆也動靜惟時艮之義也蒙之泉源之
發同流之歸又同謂之友泉艮之衆始險而伏卒達
而行謂之亨泉潤曰榮潤憂世而樂天中廣外肿者
居之崖壁曰介石道大而物小易舉難集者居之骨
嶺之下則曰魚洞魚在魚洞忘水如空方沐需徐忽
躍奮決天理自然可以言傳中庸至矣彼周施安知
之乃求名筆歷識其所而自述其總槩如此嗟乎予
老矣蓋萍志至沒沒昧昧徒能發之莫或踐之顧自
今茲至無窮於陵谷未還水亡恙士學於斯更官
於斯賓旅遊於斯休焉玩焉即物以養己必將有樂
於斯焉亦將有歎於斯焉淳熙戊申五月庚戌望臨
川吳鑑記

封坑治疏

王楠

竊惟郴嘉爾郡居楚上遊而溪峒之前人有云郴
安湖南九郡始可冀枕翼真知本之論也撫綏鎮帑發
糧不安况可疎生事以始目前至切之患而啓他
日無窮之害平邑謹按郡志有曰漢桂陽郡置鐵官
故唐十道志貢赤錢聖朝既分平陽置監而郴之支
邑猶有冶穴產鐵與錫姦民無賴窟其中以爲患建

炎後坑場廢觀此數語知所由來則中興至今所以
爲鄉防患者至矣又考郡古石刻謂坑之利於官者
少害於民者多有葛麻坪在郴縣兩鄉之間其地磅
礴百里所謂交塘等處特小地名實皆葛麻坪也守
臣累書有請乞遂停閉嘉定間郡守羅克開首陳其
害開禧間從趙彥呐之請而郡解措錢鑄平初從蔡
審之請而包解課額淳祐間陳乘之嚴慶二十一之
罪罰資祐間趙師光伐羅武諒之計謀朝旨封開歷
歷可考詳此委折則屢次申嚴所以爲民除害者悉
矣臣之至州書考其故咸謂坑一開則患立見蓋郴
田穠確耕民匱窮荒姑畧未嘗年豐亦僅自足今
乃聚千百輩遊手日增千百升糠食糧價堅長糴民
阻機勢使然也烹淘惡木損人田畝而不問穿凿苗
圃壞人墳墓而不顧群聚慾少卒皆外殼無賴之徒
結連峒苗便成不測之變况所產者類皆微錫所得
者不過銅錫是以累朝獨置郴之坑利而勿取者爲
此也嘉定三年有永興縣姦民鄧雷玉妄指郴縣葛
麻坪坑之左右經衡州分司請個既面委官究實其
見其害不敢保明於是雷玉之謀阻至今五月底又
結其族夢魚窺伺與草縣幕與已停之浦溪坑東思
洛坑又欲開黃岑白石之坑脫漏分司鑿百八十丈
集惡少二百餘人文身利刃私採其間剽劫都民盜
竊殺傷詞訟紛起上件事並不經由治司初無採
取明文又不申明本州徑就衡州分司投開計謀委
官體究並據開聲居然便與州縣官吏長縮末如
之何臣謹司民社忧不容已飭大申開諸司外切謂
傍郴皆積年盜匪他可比是以中興以來嘉定

土壤有停閑掌指國謀力邇利源防徵風密萬世永
賴其可不奉行而官布之乎且坑穴開則鄉民獲亡
命衆則盜竊作盜竊作則湖南不安其謀利之有益
於國者幾何而關係者甚大脫有不意若將誰執臣
是以一飯三嘆長慮却顧而不能止於言也是用申
累任守臣之請千里士民之情亟數其由上于天聽
欲望聖慈明見遠都體建夷紹興事定弭忠之德意
每端平實祐愛民之實心併請行下本州嚴加防禁
役有奸民於境內妄指地名開墾者坐以違制仍著
爲令併下治所照應庶使田里得安其生而奸盜
無所容其窟不惟黎民之利抑亦國家之福臣不勝
惶懼之至乃者便民之奏已常首及此事今奸民窺
伺未已勢須申嚴防禁若不遵憲於君父則民命所
保後將難濟是用再湏大威仰祈原赦臣不勝大懼
奏聞

申禁坑治碑記

前人

郴在百重山中民惟糧食是虞一日二日雨則粒不
過於市官相賑之猶懼不給矧可崇業游手以營食
之乎若夫挺擊驚呼之患猶未論也境內故有坑大
率多鑿金錢就解經課者是矣昌黎所謂白金之產者
今烏有之貪夫嗜利刮摩抉剔指銀之錙銖以眩於
有司自作不靖而不知禍之流於無窮也累朝嚴禁
坑當時受委試驗則郴寧符夢豈也廉毅專篤故苗

士孜詳不得延明年其族娶魚包藏網心輒詣衡州

分司言狀未典算罰陳才舉驗其實陳亦惟理是視

其害以復於分司夢魚乃敢謂尚吏股文檄啗清

溪宋落坑不數月奪人資機奪人田土剝人牛馬甚

至有互挖坑丁畝相殺害之事居民爲之流徙行旅

爲之退避其族今有庚金者繼以治司試驗之牒至

所論之地雖曰黃岑白石而實則葛藤坪焉樞愀然

而作曰守職何在不可當吾世而生虧陷亟用告諸

臺閣抗章天朝爲郴民請命居無何大帥林公存憲

使胡公大初並下令禁戢追捕而泉治府亦正辭以

申其禁焉於是之後之暴少息於時胡公受命慷慨

拔木塞源昭白利害想欽聞於朝天子愈其請詔治

司立行停閑而千里四民始有息肩之望欣欣相告

曰惠可弭矣嗚呼斯坑之禁有道之朝所注意而不

斬者也休哉吾君相之惠於郴也故部使者之勦

於民也詔胥胥告訓自今至於後日尚可惟利是圖

以病民而嚇於朝命乎迷伐山石草省荷於治所著

頤未於碑陰若其說變已具諸郡奏井申省茲不復

具列來者尚有考於斯文也景定五年三月丙子朝
請郎知郴州軍兼管內勸農營田事新制屯戍軍馬
王植謹書

觀瀾書院記 元左元亮

曲沃名流廣訪二道行郴屬邑至麓縣潭上蕭斯堂
而戾止一見驚喜撫存矜佩議論從容斯堂至今殷
殷有金石音所謂今代不數人百年能共見者也詰
朝返郡治稱道不絕口浪華大書觀瀾書院題以惠
優學易堂蕭院廟而大之之意也其始曹氏斯文再
興之祥乎方今朝廷偃武修文崇儒重道勉勵學校
之俊秀蓋將激厲礪而濂洛由濂洛而泝洙泗之謂
者往往舍本逐末以功名富貴累其心波頽風靡良
可慨嘆嗟川迴澗中流砥柱者其誰乎有曹君一本
等已爲科學文字研精聖經賢傳以敷文一第一族
源深造乎斯道之蘊浩其天明通公溥流動充萬

方輿集編職方典第一千二百九十三卷

第一六二册 之三九三

予天地間人皆得以涉其津涯尋其流派而無空洋洋之嘆其志豈復淺哉然則斯堂也開創於前規畫已詳潤色於後祖宗有光斯文福澤源源而來也會氏世世子孫繼承其淳矣時大德壬寅上元日記

之祠不可以不理即名匠計財因其舊制廣易之之
故者漸之凡其購木石釗工匠皆公捐已俸爲之舞
取於官無需於民趣事赴功者皆不合而集既而祠
宇峰峻金碧昭然直櫛古碑增美於前於是蓋者竟
其新得者駁其麗而帝之蓋亦可以慰矣屬予記之

陰柔懷婦居賢性成者也正德戊辰歲數百奄至
城下攻弗克始遁去自後出沒無時大爲民患征勦
之後喘息不敢出者僅一三紀然猶未能若稽夫去
草芟彝叢矣之勿使能橫也適有種類淺以蕃殖相

卷之三

四三

白蛇劍閣山虎廟壁天下已無矣無祭者天寧也
人心也秦爲不道毒痛四海人心思得義主若大旱
之所共誅自慘王入秦不反楚之犬馬皆有情召人
之言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封之人痛人骨髓有
能回人心之痛而替之猶水成就下沛然莫之禦矣
故范增以奇計說項梁復立楚後以從民望於是增
王立而雲合響應想其國還草昧南面雍容乃能遠
寬大畏者約以先入定關中者王之德旨夫鳳皇集
主也柰何鶻嘯陰秋是亡舉之韙耳天下烏得而不
無之是以新城三老陳彌通之說卒三軍爲之聚蒸
而關中全壁遷殺鷹於山東之薩車矣嗟夫內則父
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大理之在人心庸可厭哉故
謂何陳此義而下九江勝生陳此義而全齊羽之敗
不待其走死城下顧逐之名既正勝負之勢遂分吁
可畏也徵義陵在郡之西祠改創於宋之咸淳年間
到今百有餘年矣歲月空逝谷蕪蔓朽敗圯僅所
遺漢大夫駕輶薄化晦坐公來監是郡公務之餘因
廟廟升殿感懷不已謂君臣之義不可以不明古帝

之祠不可以不理即召匠計財因其舊制廟易易之無故者斬之凡其購木石餉工匠皆公捐己俸爲之無取於官無害於民趨事赴功者皆不令而集既而祠宇靜巒金碧昭然直樞古碑增美於前於是耄者喜其新擇者駭其麗而帝之靈亦可以慰矣屬予記之余嘗首讚立是後者以義結人心羽謨試逆而群臣寂無諫者豈亞夫諸人不與聞歎何審於始而昧於終也昔晉仲相公允齋諸侯以其倡尊王之義安有身被弑君之名而自立爲西楚霸王者哉羽之罪遂無所容於天地間矣故山川靈幽而登歌方且聲之曰此天亡我非戰之罪吁知咎而不知罪之猶天罰斯將刈旗以奢其匹夫之勇果何救於敗亡哉宜乎不遂霸而懷王廟祀於柳矣余因有所感憤惟夫首謀立楚後不能以義而終深獲天譴豈公能絕大義以正人心使君臣之分昭然而亂臣贼子知所畏悔其有功於世教豈小補哉遂銘之曰君臣有義人之大倫乾坤大矣帝豈陽尊漢水遺中原庶運重祚之子迺逞其欲入闕負約擣怨深探哀哀義素竟頌于裕福善報淫天道孔迺垓下濱圖莫致其死楚祠古木搖義之陵千秋萬歲乃高明禋監郡賢僚俗譽居歷植立綱常存儉攸叙郴山靈蓋都水洋洋南將以垂戒至正乙酉八月吉日屬進士出身署仕郎天慶殿長沙縣丞陳元明撰

城下攻弗克始遁去自後出沒無時大爲民患征勦之後喘息不敢出者僅二三紀然猶未能若稽夫去草芟蕪蘿荒之勿使能植也造有種類淺以蕃育相扇爲惡者日滋加之貧民愁不畏死投爲鄉導流劫乃以開鄉村始無草成吾州城北丘阜瘠瘠四無居民驟然涌望埠平湜涇武備廢弛識者恆謂賊夜至而屢無人之境則城可踏也篤城外城爲治安計乃以開屬四郊多墾疆場日駁有表歲造復以前議請會林爾闕賢入策繩而入餽孔轉窮果乙丑旋給勅未遑印備申院道志同謀協報曰可惟時公十日經營計丈數據高卑土方崎嶇幹築徒讐惟楚有材工則度之惟山有石匠則役之自西徂東牆長二百一十五丈槩一丈甃石覆瓦屹屹言又以有甚勿壞乃廣其基至四尺建營房三十楹某僉易可買若歸山殺手者居之中建官廳爲巡視之所共用餽一百一十六兩皆本道本州之貢銀也人夫取于民四百名取于軍一百名惟以使民民用不作經始于乙丑必表年以百事茲否有倣其跡亦聊以因吾閭舊耳重記之以垂末久予惟是役也識於數十年之前顧成於一旦以裨大惠以定大業非公憂民之義莫能至從民志雖基久曠之規而未底蒸民之生也豈易

曰王公設險以守國蓋寧戎之道守備爲本險之時義大矣哉我聞在昔漢郡守楊學始築州城載名宦千有餘年尚俎豆焉公鼎創外城增其本備而翼衛之壞不得專美于前矣後之更茲土者無惡事不已出時加修葺則所以保障一方而杜姦人窺伺之心者寧有賢哉惟郴其永享矣公謹恂學行純懿釐仕漢岸兩臺二司咸加推重予適備員寶與聞之嘗蓬遷通省諸俊命公訓之卒麻縷經把翫之士間所未聞一時出其門者甚衆擢令枝江愛民如子乃今借寇吾鄉操持清謹氣度端凝質仁明教無疾言遂邑其爲政先德化而後刑罰善政更僕莫數特授大督因並記之

永興建城記

李永敷

郴屬邑有五未與其一也他邑皆密邇岩洞巒溪木獨相距稍遠舊無城亦無潢池之虞弘治年間苗寇竝發桂陽與寧俱被攻勢且逼永興當道始有築城之議然工役繁屢謀屢寢正德戊辰寇復作攻陷興寧城官軍且屢遭敗北猶僵日甚已長驅永興受禍視興尤慘用是當寧勸兩顧之憂庚午令巡撫王公繪調兵征勤然班師太速草本未除將士之甲大甫拔而邊陲之烽燧已舉攻掠成無處月當遣以永興無城垣重念王申守備指揮周輔特申前議以請於朝詔下可之兵備憲副程公即命縣侯程君仁規制興役後依山圍以長垣前倚江砌砌泊岸時癸酉春三月也未數月程侯以連擊去繩者畢止頃乘工匠造大半州二守魯公白於當道奏于千戶福來董役事稍集功稍崇丁丑夏初吾侯周君至既

觀事之三百巡視城垣嘆曰他務可緩此不可少緩也乃集其民而令之曰築城所以爲爾民保障也古人謂不一勞者不百逸不費者不求寧與其避寇無寧日孰若急完此以自固耶又語其群臣曰留輩受若直安得怠若事吾今與爾約直不足惜任吾事或怠惰不爾貸也既又顧三尹張君曰催督勤相君富任之輕量財費某不敢辭也於是人心競勵匠氏爭趨雨半載工役日異而月且殊未幾張君以他事委吾俟逐復當其任先是警報方啟會募陽山殺手防禦讓工食銀千百兩有奇索債甚急又征師四集攻勢旁午省府志徵融接不暇而倚以其間往來提督不以風雨阻會都守沈公鼎臨諭俟以政要首屬意於城且曰保境安民莫有急於是者其急成之勿怠既而惠副陳公持節備邊郴桂甫下車即檄縣貴報城池工役毋怠事與惠期以取訓朝令夕申惱倦不少置宵旰承徒急罔敢怠荒綜理周密弗事苟簡某有挖陷者起而責之猶有憲惡者毀而築之磚石有弗堅良者除而易之權倂有弗如式者數而更之舊闕經久以爲百遯水寧之計工將訖僉諭是舉也非程侯無以創其始非周侯無以成其終而其所以營其急而作其勤非兵備公與郡守公不能速成至是互有記于惟易有之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所謂險者城郭溝池是也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所謂豫者先時而爲之防也大抵籌邊之道守備爲上周南仲城朔方以攘侵犹唐公築三城以絕其徑皆此道也永興城既達內以堅群黎依附之心外以絕苗寇觀之念博奔走之日而爲寧居

觀事之三百巡視城垣嘆曰他務可緩此不可少緩此基其爲功夫豈小哉雖然有可恃之形者必思所以保其形有可守之勢者必思所以固其勢蓋兵非城莫恃而城非兵莫守必簡勇練精改易其故輒失遊擊弱修明其甲兵無樹紙上之采無掘臨渴之井剝侵占之弊恐鬻代之徒則險既全而兵又精難使黃巾綠林復出不足患也已落成之日大夫士卒其邑人舉酒相慶酌三尹而前曰賴君實理以有此尹還不敢當又酌吾侯而前曰賴侯總理以有此侯雖不敢當食曰功曷歸侯曰此兵備公之功也此郡城莫恃而城非兵莫守必簡勇練精改易其故輒失遊擊弱修明其甲兵無樹紙上之采無掘臨渴之井剝侵占之弊恐鬻代之徒則險既全而兵又精難使黃巾綠林復出不足患也已落成之日大夫士卒其邑人舉酒相慶酌三尹而前曰賴君實理以有此尹還不敢當又酌吾侯而前曰賴侯總理以有此侯雖不敢當食曰功曷歸侯曰此兵備公之功也此郡名炳嘉定人二守公名元餘姚人侯名佩蘆陵人三尹名輝新喻人徵予文者儒學司訓遂尊彭君相進賢車君斐也正德戊寅秋八月朔八日記

萬華嚴記

胡學鑑

自余之寓郴也朱公陽鄉叟則向余數稱萬華嚴云言嚴在郭外三十里景類天造有石柱亭而榜之可動有石田循而拾之可登列席而坐可至數百人蓋郴陽佳景余聞而尋問屢見郴山水有一奇者前人頗多游鑿而阤聞百詠則更無累未一或遺稿萬華泯沒不載余固欲一往驗之未果會惟配汪子世德歸新女有期與本深李子春茂仲南馬子應箕相許爲衡岳之遊余謂惟配且游方外余何近舍萬華及時與偕特值季冬積雪連日二十七日雪甚惟配

然青天白雲直映寒紙甚乃促起惟配與之各乘肩輿惟配乘華陽巾披毳服挾竹杖掛詩瓢飄乎天人道出南門行十里許則朱公亦乘肩輿挾二蒼頭抬葫蘆酒自後追及因笑謂子繼韓閑衡雲子撫掌再行五里遁穿林木枝上冰爲和風煦解時時墮洞中鏗作金石聲食頃至巖望巖蒼然壁立後一山半露負積雪若素屢由湖而折路不可與乃舍輿步行至巖口登小橋始入門門在巖之半內視若城闕二石對峙若塞堵橋面土倚右爲大巖平坦可佈數十席石巖區分循若梯級朱公指爲石田乳石蹲伏圓若覆釜朱公指爲石鐘漸入幽邃不可鏡觀乃秉燭以往見石柱若華表高一丈有奇去巖僅寸許子搖之本動石柱而左一石若華蓋又若懸肺稍右深壑戛而西下仰視則懸岸欲墜壁之上又有巖深詭若禽日頃雕啄如故出瀆前守謝公碑左右謂鄉人相傳巖頂有張南軒書萬華巖三大字今爲薛封朱公向嚴佈席西方舉一舉春鼎騎至謂其來遲三觴之遂顧蒼頭作吳歎衆更縱飲以和獨惟配不乃自上臨觀則殊覺隔岸細磽亦可佈數十席錄舉益推懸雪水時值一人自洞岸內出惟配推崇呼爲通父入桃園舍席烏巢下循澗去翼遇蔡人余四人亦輶飲從去降數等至洞間與上岸無甚高下乃自上臨觀則殊覺隔岸細磽亦可佈數十席錄洞而入徑漸狹足以行百步又皆石田朱公留車衫欲窮洞源行百二十步見巖石漸合不可去一轉登石石築累基佈至觀音巖巖最高外列石城內

右正劍負惟配去子因遍貫諸石奇怪者與之舉巨觥忽聞惟配詫聲聲若裂帛一舉春卿笑謂弔詭者欲先余三人得勝急驅其後失所在少頃見偃而倒隨而視之一巖口不能三尺堅折以入則空洞如懸甃曲折若蜂巣石面雜出若珊瑚枝若梅竹一石出地又若茁芽一舉春卿因稱眞神仙宅予謂宅曰可稱天門出天門而下又一石若芝登之作長嘯君石應和若有助予狂者更猿引下復至洞岸相與痛飲統觀巖若懸厓西爲岸東爲澗岸之上覆石多如櫻絡東則嵯峨顧時有水滴洞廣可二三丈對面水半結碧度此當更有奇惜無漁舟可登後岸一舉言此必蟠蛟龍子因笑上指此固蛟龍蜿蜒衆驚視巖口石謂誠然然後流至門澎湃雜人語朱公笑謂一舉春卿二君爲是邦人乃顧使山川久抑今日無朱君斯則山川固當失人因而東歸且望願惟配惟配不任卮迷去獨步至巖口讀宋人勸農文文石未經斧鑿宛然天成巖外壁石色皆頽塗惟配陪酌罷作積雪左右顧笑遷址一舉春卿復上右巖觀石柱蓋二十後至未遊故也余因與朱公各限韻賦絕句朱公來殊敏捷一舉春卿下巖亦各賦韻惟配白雲蒸蒸封矣嗟乎巖在郴爲佳地乃數觀詰先達曾未一爲表章惟劉公汝榆一詩亦寂寞不盡相中朱公心屢爲稱賞余因得以續一日之觀且也春職新卉微此重陰在因謂山川之靈急欲一洩益得諸

於帝堦耳過暮興舍嘆以止乃記其大槩如此
郴州北行三十里許有石山枕江勢峭拔多奇觀當
面數峯壁立若三四老翁相對語翠山自遠獻秀橫
然聚見以爲飛舞與遊人偕至者山巔有池種蓮山
故以白蓮池名云舊亦名仙臺記蘇仙有觀曰與元
豐於火道士羅明性復之夫便道茫昧不可致詰予
嘗忌夫不避愚民茲堂構又若不可少者否則無以
供遊觀佳山水且無關東有巖曰紫霄西巖曰洞霄
懸崖不可至梯而下中可容百人山上花卉果蓏之
屬往往可人意发千戶德威廢於池上又爲所謂岩
簡飲者時蜀葵花正開余旣醉賦詩云竹籬珠雨日
迷離淑氣催春漏遲好與仙臺成故事碧筒沉醉
白蓮池嗚呼蘇仙以其方外之敬積誠而行之卒能
有聞使其徒至今祀之不衰天下之讀書通經術
學聖人者不少矣其生平持論擗斥佛老死後往往
湮滅不稱祝此反不愧耶悲夫此無他故矣莊子有
云昔子爲耕而齋莽今其實亦由莽而報子庄而滅
裂兮其實亦滅裂而報子嗚呼不積誠行之其能有
聞者鮮矣予故因仙臺之遊著之將以自警焉
蘇仙橋記 謹立 謹立

之子公卓君者余躬延主治橋事以監牛輸子執佐
之令義民耆老麾縛黃科喻正謹孫繼楊暨黃永通
李延洪曹尚本陳大節吳廷秋輩募民輸粟全其役
費用稍稍不絕兵憲李公行部公卓等上其事公幕
其義令募諸邑屬邑之民亦聞義而輸粟金州亦
上其事於撫臺諸公咸嘉褒公卓等之義凡七閱月
而橋成云橋闊有五架有六廣二十五尺高三十六
尺其規制增舊矣是役也費金五百零五兩米五百
四十石伐石二千木一千造石舟二十隻募水工八
百人石工百五十人土工一百人其伐人曳人輸人
不與焉州人咸言於余曰歲有水災意者無以祀河
伯爲祟乎願徙祀魚終神於此爲民禦水患於是從
民請立廟於橋之東余因得記其事云

遊雞公巖記

前人

歲辛酉重九日余與安子旋吉劉子六符客安陵動
登高之興因扁舟載酒溯流而上尋向仙洞六如菴
蘇仙觀諸境大都經烽火之餘殘垣敗樹觸目荆

棘不堪憑眺而瞻顧隔江崖石突屹狀形如鷄俗呼
爲雞公巖巖上有神廟巍然獨存遂渡江而南至其

巖見廟狀湫隘中祀真武帝爲詢之山僧僧謂曰此
固戰場也昔逆寇屢犯邑城禁旅相拒四閱月小醜

陸梁孤城疑不可保神於繩錫中顯示威靈旌旆赫

奕森列滿山逆寇望風而靡全此危城稚神之力余

聞言與二子驚相嘆曰伊神之靈實國之福也乃臨

風慷慨四顧徘徊對茲高巖倚漢濱瀟鳴沙坐嘯其

上發我俯仰今昔之感何多歎憶昔張士誠僭稱姑

蘇旅拒王師多歷年所明太祖平陳之後命大將軍

費用稍稍不絕兵憲李公行部公卓等上其事公幕

其義令募諸邑屬邑之民亦聞義而輸粟金州亦

上其事於撫臺諸公咸嘉褒公卓等之義凡七閱月

而橋成云橋闊有五架有六廣二十五尺高三十六

尺其規制增舊矣是役也費金五百零五兩米五百

四十石伐石二千木一千造石舟二十隻募水工八

百人石工百五十人土工一百人其伐人曳人輸人

不與焉州人咸言於余曰歲有水灾意者無以祀河

伯爲祟乎願徙祀魚終神於此爲民禦水患於是從

民請立廟於橋之東余因得記其事云

攻之悉平諸將以某長圍而開平王列車於虎丘以
防守京東奔余嘗遊平江追思往事述其故壁揮戈
躍馬之處歷歷如在目前後之三吳子弟徒嬉遊於
碧山白水之間轂飲狂歌以自儻快孰知開國之建
勳勞以有此土者豈易易哉嗚呼今之雞公巖猶昔
之虎丘也數年而後承平日久雲烟之下魚鳥之
飛沉草木喬拔紅翠綠令人目眩於山靈古寺之
旁士女往來爭相駛速惟知目前之雞公巖耳又安
知往昔陣師勦旅之勞推鋒陷敵之慘藉神威之嚴
若有如此也不益發我俯仰今昔之感乎於是二千
振衣而起舉觥浮白不知杯口之將脯余倚醉而歌
曰日之既沉兮月復以升嗟日月之代還兮猶治亂之
遞更非佳晨良朋詩酒盤桓何以全吾生惟連連
於山水兮山水聊足以陶情況衡岳非遠而時入吾
夢寐兮又何必遐慕乎蓬瀛歌舞登舟而返爰捉筆
而爲之記

遊金寶山記

前人

天地生財本以豫圖來之用隨時因革又自有變通
之權項者四方多故經費百出資之常賦偶有弗克

則因天地自然之利盡裁成輔相之宜以紓民力之

難濟目前之急斯廟堂之計謀經國之遠慮無非史

養斯民計也賦等分切食嚴義切分憂懼極肝膽痛

何敢辭切惟天下之事利害常相形而輕重自宜審

使利多而害少在人情猶所樂爲若利少而害多知

人心必不輕蹈况利伏於無形而害微於有跡其幾

微之際輕重之懸又有不容不察者乎誠以郴之爲

郡雖係腹裏地方而界連兩廣接壤邊隅崇林大谷

多人跡之所不經高山峻嶺爲猺獞之所雜處夫固

湖南之大邊也正德弘治年間便有猺獞猖獗攻掠

地方至用大兵勦撫方定乃今仰仗聖明德威宣布數十年來幸爾無虞然狠子野心終有藏於莫測而乘機覬覦勢難倣其必無所據各該士民人等慮恐開掘礦場致延禍亂其思想預防之意亦似有因職等戴罪地方身親經歷者諸往事既有載籍之明徵審諸人情又皆懼過之懇切況奉本部勘合明開有利無害官民兩便若不據實以聞而輒妄為之譖諷愚數百年罷集之場一旦輕意開取工力或至於虛費其咎固有所歸萬一偶墮鑄鉢之利而啓豪人之羣禍亂或由以起則歎誤之罪又有大焉者矣合無請乞轉念邊方曲賜轉達或差隔別官員另行助議或度利害重輕暫且停免未必非國家莫大之福萬世無窮之利也伏乞約數批行布按二司會議詳奏坐委永州府通判吳柳桂守備孫縣知縣陳善徐兆先分投重複踏勘採取礦砂前來辨驗試見在猶恐不的確該本道會同分守道於本年八月十一日親詣各該州縣帶同指揮劉材閭提督各坑場處所逐一踏勘俱與前道探勘事務相同又經行仰該州縣多方密訪酌量時勢禍患之甚於茲微而智危富存於久遠今之郴江源係中土而山川險阻延袤廣漠毒露瘴煙蛇穴虎窟猶葛處性皆異常以觀殺為生以劫略為利乃今幸不附於聖世之化而消滅其貪固之心然搖情舞惡尚為跳梁雖府衙聯屬管領錯制亦不過驟席撫綏之耳頃驛聞開礦遂開生心所在居民相率逃避其持梃環視者已不可勝計矣若果僉弛禁則尋然四起人孰能復昔

人謂投骨於地信然而爭今之礦場非特一骨也其衆聚必至於爭鬪爭鬪必至戕殺况又有巨奸豪猾假採礦之名而大肆劫掠之計深禍隱憂難以逆料此百姓之所以嗷嗷控訴而職等之所以目擊而寒心者也况查各坑礦砂若宜章桂陽之官坑冲狗頭嶺等處之黑土錫砂不必言矣如舊藤坪金川塘二所砂土亦著令採取一百五十餘斤競面烹煎止得銀一錢六分其工食炭鉛等項約銀一兩八錢真謂所費十倍所得錫鉛也以此錫鉛之利而有莫大之害則今日聖明之世亦何必追尋此百年廢棄之場而驅動茲一方安寧之民庶郡職等追查地勢細驗人情彼刊載之碑記相傳於父老其前代禁閉坑源誠除職委係實事的見所當警患者此郴性之礦出不可輕動前道之所以諱諱詳告而職反覆思維再四體勘寧敢推卸過難自取於欺罔附和之罪也哉

臨藍坑徒三犯宜章紀略

王可憲

明崇禎九年乙亥歲武藍山鐵坑徒起釁平倉嘉桂常新在在效尤勢同鼎沸當事憚其迫於饑寒且人衆不勝誅置勿究其焰益張焚劫宜之大黃大園數村邑侯楊公本厚祀上嘗富事言臨藍縣賊不獨為郴邑忠僚原勢必為湖南大變後果結西弄九峰諸盜撞囉聚萬計始犯郴縣犯鄉常甚而犯衡長犯攸并袁吉昌韶成被其毒害逼賊害尤劇幸邑侯楊公守備吳公大鼎有偏賊前後三犯皆無

水峒出章橋見縣中有備由平和過樂昌圍韶州不克出仁化薄桂陽縣自里田堡赤石司西向越宜不慮官渡藏舟拆橋不能濟又自平和燒田南行欲甘心於縣信宿章橋邑侯楊發壯士數十人夜奪賊馬其氣折為詰朝啟至縣五里亭徘徊觀望其渠魁登縣後山縣虛見城市內外寂然無聲按兵不動嘆曰風聞宜章有備果然遂以紅旗招衆西行離城二里出文田往塘灣勢若常山竝然彼時桂陽州圍尚未解邑侯知告急乞師於上無益急號召臨武四十八廟精兵果至塘報到縣有祕約次日賊出塘灣至龍村四十八廟角其前官兵踵其後鋒三交殺賊數十人始解後因劫破衛湘兩縣衛藩叢驚聞於朝廷巡撫偏御史陳公賡謀督師檄四省會剿三監軍三監紀銳廣贛兵若將雲集瓦草不下六七千模縛匪屢咸取給馬上湖南兵巡道李公嵩以監軍至不避險陘率師先進至牛屎寨墜馬後始解其衣身上下俱舊有湖南兵憑數字意在委身徇國馬革裹屍也衆咸奮矣敗力戰敗之凡臨藍嘉禾新田各處賊巢悉深入捕獲衝撃數郡督發安堵自己亥至戊寅亂凡四年始平總之宜自洪武時藍山杜回子亂屠戮焚盡後此無時不受寇患至於今坑徒嘗集殘成大變橫邑侯楊公守備吳公先事預防得以要其兩公祠各有記苦弗詳特綜其始末為三犯定

章紀略俾後人知所鑒云

砂縣四攻郴州紀略

謝岳生

郴僻處萬山外聯虔粵內接衡永其韶郴郴峒連連一從九關冲殺探子李弘誘夜到塔下自謂羅大虐害猶曰鄰省乃衝之臨藍桂永之新田等處其人

專以坑治爲生動集數千名曰砂夫或有量可乘平倉劫村攻城掠邑遂爲砂賊燒崇願丁丑間臨藍坑徒亂流奪郴桂韶衡攻常寧攻桂陽州下衝山劫湘潭住來凡三如入無人之境賊首劉新子郭子奴等擁衆犯官軍官軍大潰指揮閻師孔死焉因自鄴縣轉永興掠東江至永豐鄉宿羅塘洞通州震駭此丁丑十二月二十一夜也次早自羅塘洞到州三里之地老鴉嘴轉黃江東壁嶺不入城市以劫衡湘兩縣鎗重過多故耳是晚宿良田把總何天柱借道殺之名私與賊約大年二月祭了日各官出城擒以破易於反掌及期賊果至因已刻方到而奸謀先敗免望其算結營南塔嶺龍泉塘攻西南一門七日索庫銀千餘兩犒賞始退至二十二日敗衆六七千復至環攻九日賴指揮劉定國率永興弩手城兵死拒賊首王蘿子拿門被大石壓死而賊內有號大屁股者恃勇復攻中弩亦死餘賊無掠因堵城外關廂併水星樓及民房五六百間盡焚乃退此戊寅年二月砂賊兩攻之大略也後因劫破衡湘一縣衛滿妻動疏請

四省會勦偏院陳公巡憲李公親入賊穴擣其巢蓄得息肩癸未年因流寇亂砂賊復起發牒張示約六月至劉家塘開挖州民不得耕種後果聚衆一萬餘如期以至近礮數十里蘆舍林木一望丘墟及九月獻城內及十月總兵曹志健至歲暮退半十一月曹

兵去砂賊餘黨近萬攻城半月聲言爲造王報讐幸署事鄭公爲霖謂各處好手堅拒射傷賊衆莫敢近而吉陽鄉義民曹三吉率鄉勇千餘赴救城中兵亦出內外合攻殺傷砂賊百餘開始解此又乙酉年砂賊兩攻之大略也郴壤瘠民貧無足當賊蘿垂涎總以坑燒招禍譬投骨於地群犬逐信然而爭况骨有大於此者乎故郴受砂賊之害更甚猶僅今執掌以紀覺痛定思痛猶爲心寒恐後人不知其詳特錄之以存殷鑒

不才子夏迹稍化子遺芬將覺成仙史旋驚掣寇文
此中迷出處含思獨氛羣

送李少府貶郴州

王維

明到衡山與洞庭若爲秋月聽猿聲愁看北諸三湘
遠忘說南風五兩輕青草綠時過夏口白頭浪裏出
盜城長沙不久留才子貢詩何須弔和平

出郴山口至豐石湖野人室中寄張十一

王昌齡

桔橈無冬春柯葉連峽險壁下蒼烟含清江樓
景開獨泓叟釋苔隨興酬旦夕望吾友如何孤舟
夢沙橫爲岡刷劍山露幽石脈盡橫互潛潭時流
既足萬古色無盡一物山水連世人遙氣還草木收
微縮無餘今何必憂郴土群山高者老如中州
孰云議舛豈是嚴君遊墮大昔所伏丹砂將爾謀
非勝蘇耽井復向衡陽求同故來相依脫身當有籌
數月乃離居風湍成閒修野人善竹器童子能築甃
東月波蕩漾鴻濤去悠悠

奉送二十三司錄事崔侍之攝郴州

杜甫

賢良歸盛族吾男盡知名徐庶高交友劉牢出外甥
況兼豈殊玉瑩塔但柴荆衰老悲人世驛馳厭甲兵
氣春江上別淚血潤陽情丹鷗排風影林鳥反哺聲
水嘉多北至勾漏且南征不見公侯復終聞盜賊平
郴州願涼冷滿井尚塵清從役何勞新居官志在行
橘井元結

董橘根井有泉世間如夢又千年鄉關不見重歸

鵝姓子今爲弟愛懷

逢郴使寄鄭協律

劉長卿

相思楚天外夢寐楚猿吟更落淮南葉難爲江上心

衡陽問人遠湘水向君深欲逐孤帆去茫茫何處尋

送李侍御貶郴州

前人

洞庭波渺渺君去弔益均殘路湘水全家萬里人

聽猿明月夜看柳故年春憶想洲時傷心向白蘋

洞庭驛逢郴州使還寄李湯司馬

前人

孤雲飛不定落葉去無聲吳使沿浪更長歌笑爾容

寄宣章孫氏

韓子倉

戎馬縱橫未說歸草間梁上昔餘威布帆此去應無

忘銀盤從來亦解飛世事只堪閒口笑主人空有食

言肥自慚道工夫了半世文章到底稀

代李員外郴州女郎廟雨

韓愈

乞雨女郎魂惹着潔且繁廟間貼夙降神降越巫言

旱氣期銷蕪蕪宮壇發斧看五馬人頭破已危朝

贈郴州張侍御史詩一百首

前人

休垂絕徼千行淚共之滿湘一葉舟今日猿狹兼越

島可憐同聽不知愁

又

山作劍橫江濱鏡扁舟十轉戾於風迴頭笑向張公
于終日思歸此日歸

郴口贈張十一功曹

前人

郴縣翁翻看不分雷鳴電激語難聞洽洽宛轉到深

處何限青天無片雲

十韻之作

柳宗元

郡樓有遺唱新和散南金境以道情得人期幽夢尋

層軒隔炎暑迥野恣規臨風去徵音猶芝英芳蕙深

遊騎出陷浦唳鶴達仙岑風起三湘浪雲生萬里陰

宏規齊德宇麗藻競詞林靜契分憂術閑同逐客心

驛鷺奮遠步趨曷莫相侵今日登高處還聞采蘋吟

植蘆喬木

前人

白華鑿寒冰怡我適野情前趕問長老重復欣嘉名

驛遠易哀朽方剛謝經營敷韻齒牙聊且移孤莖

戴萼中競秀分房外舒英柔條餘乍反植勁節常對生

舊玩足忘疲稍覺步武輕安能事勇伐特用資徒行

旌旆過湘潭幽奇得遍採萍城百粵北行路九疑南

有地多生桂舞時不齊鼙鼓歌難弄曲風俗自相諳

石囷山

李攀正

前山帶秋色獨住秋江曉翠嶂入雲多孤峰去人遠

賓客不可到蒼翠空在眼渡口問漁家樵源路深淺

詠郴州溫泉

宋張舜民

第一名御果第二沐妃子從上倚諸王最下列衛士

涼涼二十六枝分或柳北每年十月初仙伎常依此

樓頭羯鼓伴殿上霓裳委塵埃三百年行人與閭里

忽驚郴嶺下和緩雅相假承是遠長安不當人眼底

皇天宅萬物得地即爲美幸免與興亡往來常止正

宿雲留潤欲侵衣草長山腰路澗沉映崖巒花遠

近接桂瀨水高低人趨南顧天涯樂春入東脩土

服齊寄語老農遠自笑近來辛苦慣扶犁

丁達

香山勸農

東山

前人

木繞山圍夏木蒼蒼時賢相讀書堂

忘間遠岫供吟
歸來倚閣千併月涼

藏春亭

阮閱

萬紫千紅一徑深肥脂爲地粉爲林有人來問春何
在向道花間無處尋

迷穴

前人

兔葵燕麥極春風發址頽垣古縣封聚落已遷江上
去隔林依舊兩三峯

高亭

前人

蒼苔黃葉滿閒庭門對南山數點青過客不知興廢
事猶言縣宇是高亭

獨秀峰

元王都中

楚山望盡關山裏上可攀躋下可磨萬岫千山皆闕
昔一攀獨秀不須多

華泉

明李東陽

泓寒水碧泠泠四面青山列翠屏臥深看魚自
樂遙塘風送稻花馨

桂陽外沙白園書屋歌

元王都中

郴陽南多竹樹未嘗不秀且根如蟠龍葉蓋
鳳側立晝扶皆兒孫千枝萬幹散復合上蔽倒景迎
清轍碧雲在空晴不捲旆雪掃地寒無痕南池木浦游於柒影帶曉江春冉冉中林斷忽青山門外爭
春秋數點竹園老翁長愛詩讀書教子賢成綠臺駢鄰鶯日相逐洞前岩風無改時漢家中丞霜雪委南
岸嶺海西幽岐十年襟抱畫圖見萬里平安書札知
秋背郎官清比竹身著青袍佩著玉竹林在園書在

病快涼冷忽接泉頭嘗滿架蓮開魚冰近橫槎眼前

用世功已就斂葉流年贊未華試問登崇何歲月童

年文擊南宮節今古勸席校並選無泉大與磻溪別

蘇仙齋

周南

兩入梵安寺靠談浩莫涯松陰歸倦鶴池草入鳴蛙

客厭空山雨僧烹近午茶悄然淹世味何事更乘槎

經廣教廢寺

前人

廣教過斜日經秦晉子有陰雲蒸野木哀草結荒村
有鳥能啼樹無憊可與論江寒煙暝合漁笛自黃昏

贈郴州范君山

何翠明

桂陽之山石巒巒四時雲氣流杉松江闊秀色蟠三

楚天削芙蓉羅七峯翩翩烟靄下遊鷺往往暮雲隨
蛟龍鍾奇產異理亦有黃金丹砂共瓊玖何況人傑應地靈碩士名儒出先後君山燕集各一時晚達范
君亦其偶范君古貌更好古爲閑君山乃其祖學海

遙聞前輩風韻場衝覺只上苦君房進士宰江縣頗

厭薄晉耽筆硯神龍未變因泥滓驛舡自追風電

君山十年不相見見君如見君山而燕京四月花滿

甸遲還不得同道宴花間逐爾雙兒消愁山高高橫

玉葉雲傍馬過一回首月明琴靜誰東歸我自蕭家

水帝鄉布質舊友稀登堂懷望南邦思桂陽感今道

故增悲愴

魯鋐

前人

百尺樓臺子仞山崇約石磴踏仙闕白雲常宿疎

外明月半飛碧樹間鹿傍竹根眠獨穩題巢松墳夢
應聞潘闕尚有遺蹟在綠垂春風拂石灣

太平寺

蘇仙觀

格提依縣郭卓錫自何年境寂花飛雨堂空月照輝

歸坐有手把芝飄入香莫摘枯萎留足沾濡滿觸沉

太平寺

羅明

一徑入禪室空門輕言徐捲簾看竹事貴猶乘松雲
碑古龍枝曉春高麗影分老僧心了了釋話論文

又

古木秋聲葉垂陰僊殿塵吟山佩冷雲臥石牀涼
貝葉撫春林繁花散廬香傍屋風韻心肺兩相忘

又

重來遺寶地掃壁漫吟詩樹看雲陽早山高月上遙
松搖酒榼夢外流化能施試問無生法嘻嘻笑不知

無他極

前人

行盡磬山更上山白雲深處是仙關望中吳堤乾坤

大坐底松喬日月開岩草翠搖鶯鶯綠洞桃花紅染鷺

萬裏登臨未了殘詩句付與煙沙暮柳間

又

金碧樓臺倚半空松花不掃白雲封紫禁繡繁烟霞

色簾幕黃冠承雨客龍甲捲來天外雨鶴翎梳破樹

頭風世人若問長生訣洞口桃花笑度紅

十載何公山

胡漢

何公山好世爭傳著我茅齋得幾株業主敢從今日
定山名如桂再生緣天教避俗非真隱人解難詳是
散仙勝跡可容成不朽載生能折券頭錢

觀音巖

虛巖斜傍楚江頭把酒登臨寧事奇秋浪捲空聚白
雲曉烟籠石起青螭微微花氣侵簾入隱隱鐘聲隔
岸隨仙境不寐待客改乘舟鏡日費詩屏

八面山

陳言

仗節平臨虎豹關旌旗曳萬重山誰云八面能誇

敢自信子夫迴集舉游影分青溪外曉霧聲落翠
微醺生平空見雲霞與獨立峯頭爲破頭

又

入荒貪出桀倦芳登臨漫覺此山高漫愁蹇足心還
怯更笑狂標氣轉乘塵劍光芒侵汗極振衣風韻薄

松濤何富結星千層上俯視塵寰一羽毛
君子亭

謝邦信

濂溪亭子涼如水綠酒青山歷北遊海內大冠從此
夜天涯舊旅怕逢秋少陵自是金門客公瑾還應萬

里侯近得西鄰添二仲思新同倚張南樓

艮巖

前人

越昇知故國斗酒憶高陽逐客今三始窮途且五將
浮雲心仰切流水意何長窈窕諸天遠巖雙樹京

花香滿天地草色上衣裳不謂憂齡百首巖與世忘
蘇仙觀

前人

參差閣閣草山訪勝重來曉扣關望遠蹤回三楚

外吟懷清絕萬松間磅礴地迴烟霞近石洞雲深歲
月閒淹坐不知歸棹晚數聲漁唱起江浦

問仙洞

李未敷

前人

對與撩人轉費繁間仙落日更移樽寒江衝綠迴魚

縱野鷺分青到石門宿鳥已看爭覓樹遊人却笑尚
尋源沂歌徹杯傾倒歸去林梢月一痕

觀音巖

譚文獻

又

石磴攀紛掛壁間詩情常自愛踏攀花釵淑氣香隨

隨草拂東風綠染山望裏烏飛晴樹迴坐中魚戲碧

流閒乘風醉舞春衫薄小艇歸來月一灣

觀音巖

曾獻瑞

又

沙汀蘆渚波悠悠苔蘚蘭橈日放舟烟雨一蓑江月

朱英

又

山骨斷成詩化工天然棲雨依玲瓏翠壁空林
碧日映香臺影紅霞酒客遊園會裏誰詩人空玉

臺中登樓見宿醉聊遠望臨南來共度鴻
貝嚴龍隱

楊本厚

崖泉滴瀝石崎嶇松含清幽竹四鄰蒼噭雲來夏
日龍藏仙洞夙雲晝麗樹影侵煙桂到楓林聲拂

俗塵景賞墮花共笑更看幽洞隱君威

潘國仙圭

李盛臯

香風嘶馬出林窮仙客長冥非自昔春盡平華人不
顧空使翠色在沙汀

森口客舟

彭夢異

木自潺湲山自青草涼古廟肅陰陰老僧莫發黃昏

磬敲動孤舟萬里心

金紫嚴

馬文

仙人竹杖化爲龍騎上巖頭金紫封丹臺無煙晉黃

石青都有鶴尚松林清新碧眼浮嵐氣半落塵心靜

午鐘堪嘆百年成底事殘蛩幾點過前峰

遊蒙莊

路入仙宮半日留尋源潭似武陵遊鶴巢松老雲苔

暖泉噴花香玉井幽芝草每依奇石秀元猿時向茂

林披鱗烟靄渺南冕下閒借黃庭一枝娛

前人

遊民巖

前人

禪關金地自迢遙石路無塵隔市暮白鹿鳴時老草

林青鸞栖處碧桃蟠水紫羅帶清琪掬翠燭烟鬢翠

可描怪底田家惟未足夜來甘雨潤天蠶

太清道林

一一

曉星霜殘棹水天秋得魚自酌開朱帳罷釣閒眠伴海明身世愁

新譜

春耕

和風送暖麗陽天載事東晴曉不眠好雨初晴雲滿

笠耕早新課日爲懷閒隨短笛春兒外偶春村暮夕

照遠賦薄徐輕官不擾鼓聲時聽曉

年

舊蓄仙林

城壁孤松一徑通仙臺縹渺翠微中蓬萊令漫三秋

月石洞虛涵五夜風明曉鹿場芳草含離披丹鼎曉

露不知前日朝元客曾封去闕第幾重

前人

銀潢一鴻遙東流野色微茫古渡頭空店鋪行人度

月夜天漁唱柳橫舟片帆烟雨搖千古兩岸爲花伴

後秋何日臨流沽一醉西風長笛倚江樓

前人

大官久照

惆悵閒無事西山看落暉孤煙龍樹出俗鳥帶雲歸

岩岫衝紅影丹霞扶翠微參檢留好景晚節願無違

前人

東嶽仙人跡韶光每愛看流鶯啼翰樹走馬躍銀鞍

酒向化前醉琴宜竹裏彈明朝簿書暇且作勸農官

化城猶咫尺風送梵聲遙拙吏懷三徑殘俗記六朝

前人

古寺禪鐘

春音傳震日警夢入清宵觀息齋居久還憇破衣裳

祖龍智昏日月餘南公力疾難歸關楚雖三戶能亡

堆石豆分瓜剖聽指揮忽使黔徒敗孤幼籍也狐狸

義帝陵

春盡德宜然有其後魯公違約火成陽而聲聲出幕

堆石豆分瓜剖聽指揮忽使黔徒敗孤幼籍也狐狸

爪搘之項伯寧不爲家寇真人如龍翔霸上高祖長

風起襟袖終躋皇圖豈力爲推張赤織皆天授可憐

郴北東土墳懷碧汝紅春不及

元帝元年桂陽地蒙大水潰出

州志漢武帝元鼎五年伏波將軍路博德擊南越長

出桂陽郡

元帝元年桂陽地蒙大水潰出

後漢書衡鳳傳鳳爲桂陽太守卽與交州接境頗染

其俗不知禮則風下車修庠序之教設婚姻之禮期

年間邦俗從化先是合淮漁陽曲江三縣越之故地

由田租郡達者或且千里吏卒往來輒發民乘船名

目傳役每一更出徭及數家百姓苦之鳳乃鑿山通

道五百餘里立亭傳置郵驛於是役省勞息奸吏村

絕流民稍還漸成聚邑使輸租賦同之平民又來陽

縣出獄石他郡民庶常依因聚會私爲冶鑄遂招來

亡命多致盜羣竝乃上起鐵官罷斥私鑄歲所增人

五百餘萬蠅理恤民事居官如家其所施政莫不合

於物宜視事十年郡內清潔州志桓帝永熹五年長沙賊起寇桂陽郡遣御史中

丞盛修督兵討之不剋再遣太常馮紹討之

延熹六年桂陽賊李研等作亂

八年桂陽賊吳蘭等攻桂陽郡太守任應棄城走

蘇耽郴縣人母潘氏未歸夫亡晝死靡他一日浴衣

江邊忽浮五色苔繞足東而復繞者三母吞之成孕

插月生男真之牛牌山洞中七日母往觀見白鶴異

之白鹿乳之母因收養長就鄉塾師問其姓名曰無

見門外人據未以草實魚田自命蘇耽名耽就常遇

異人授以仙道一日告母曰上帝來召欲去矣母

曰汝去吾誰養耽乃固封一壠遺母云抑之壠所當